

独药师

The Secret
Pharmacist

张炜 著



独药师

The Secret
Pharmacist



张炜 著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独药师/张炜著. 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 2016

ISBN 978-7-02-011522-8

I. ①独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6)第 065273 号

责任编辑 胡玉萍 赵 萍

责任校对 杨益民

装帧设计 陶 雷

责任印制 王景林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

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

邮政编码 100705

网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印 刷 北京智慧源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字 数 266 千字

开 本 880 毫米×1230 毫米 1/32

印 张 12.125 插页 1

印 数 1-80000

版 次 2016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

印 次 201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978-7-02-011522-8

定 价 36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65233595

目 录

楔 子	1
第 一 章	4
第 二 章	15
第 三 章	39
第 四 章	63
第 五 章	86
第 六 章	115
第 七 章	138
第 八 章	151
第 九 章	176
第 十 章	199
第十一章	221
第十二章	244
第十三章	265
第十四章	290
第十五章	312
缀 章	335
附录：管家手记	343

楔 子

我大学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是到档案馆做档案员。这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还是一个神秘的职业。这家档案馆拥有江北最丰富的馆藏：清末以来的海量文字及图片等。因为人力不足和其他一些原因，我进馆时还有超过三分之二的原始藏品仍未归档，一捆捆一箱箱堆在架子上。库房大极了，我每次进入这里都像小鸟入林，收声敛翅。

进库房时要穿一件深蓝色的隔离服，很像古旧的长衫。我觉得只有这样的装束才对得起每天吸入的一百多年前的尘埃。打开那些发霉或半残的纸页，各种陌生的痕迹引人幻想。如果纸页上留有斑驳深渍，我马上会想到体液或血迹，于是赶紧掀过。

这是一个平常的上午。我像往日一样戴上大口罩，开始搬弄一卷卷东西，对马上就要经历的一个重要时刻毫无预料：一只不大的手提箱压在一堆案卷下边，我把它费力地拉出来。木箱精致极了，浅棕色的油漆多处剥落，四角镶了铜皮，手提柄也是铜的。一把小小的锈锁把守着秘密。打开它很容易，里面有个蜡染花布包裹，掀开了是不同颜色的纸张：上面深深浅浅的字迹由毛笔或钢笔写成，还夹杂着一些英文。

我一连许多天沉浸在这份案卷中，忘记了一切。有几次催促闭库的电铃声响了我竟一无所察，差点被锁在里面。无法形容阅读这些文字的感受，因为它太奇特了。内容涉及胶莱河以东一百

余年来的许多重大事件，特别是一些鲜为人知的细节，比如作者与大革命时期几位领袖人物的面晤，显然是极珍贵的资料。如果这方面的记载再多一些更好，可惜作者的兴趣却在其他方面。纵观全部文稿，我怎么也弄不懂他究竟要写什么：革命秘辛？养生指要？情史笔记？

关于作者的考察也颇费一番功夫。此人名叫季昨非，是半岛地区首屈一指的大实业家季践的独子。季家曾是南洋首富，后来产业收缩至北方，拥有药局、矿产、垦殖业和酿酒公司。这个家族与革命党人关系密切，多次捐助巨款，被喻为“革命的银庄”。此外还是海内最有名的养生世家，这一点倒被传记家忽略了：半岛地区是东方长生术的发源地，方士们盘据了几千年，季家显然承续了这一流脉。季践作为第五代传人，手中实业依旧发达，养生术却走向了末路。季践曾将祖上秘传独方制成的丹丸赠予当时的革命党北方统领，认为这远重于一笔巨款。

季府的秘传独方由祖上一位“独药师”创制，历经五代，日臻完美。季践当年从一位北方统领的面色及气息上，判断出此人已经十分羸弱了。可惜当时统领正急于奔赴关外，行色匆匆，未将丹丸装入衣兜就离开了。

北方统领忙到了极点，接下来的半年马不停蹄，大多数时间奔波在关外和京津，正策划一场规模空前的起义。季践最后一次与统领见面只草草交谈了几句，因为对方已心不在焉。他从统领焦干的神色和颤抖的双手、额上那条突突乱跳的筋脉断定：此人将不久于人世。

起义失败了，同时传来的噩耗还有北方统领的病逝。季践悲

伤异常，接着大病不起。他将季昨非召到身边，对唯一的传人说：“世上再也没有比死更荒谬的事情了，这种事原本是可以避免的，但要不犯错才行。”“我们遇上了数一数二的乱世，人在这时候最值得做的其实只有一件事：养生。”

季昨非在诀别之期才意识到，父亲与自己的交谈实在太少了。他明白父亲后半生太忙了，要照顾庞大的家族实业，还要暗中与那些革命党人来往。

文稿中记下的这些场景看得我双眼酸疼。日光灯镇流器发出了吱吱声，抬起头许久，还恍若待在另一个时世。这其中蕴含的隐秘太多了，简直诠释不尽。

我在档案馆工作了四年零七个月，最终还是离开了。

走的前一天，我郑重地将已经立卷归档的这一沓散页插到架子上，注上全宗编号：“J008 - 02 - 1425 - 0001”。

三十多年过去了。这期间档案馆先后公开了一大批历史档案，它们可以像图书一样被公众利用。我心中渐渐萌生了一个念头：出版那部隐秘的文稿。

我花了很多时间去馆内抄录。最让我难以决断的就是公开出版前的删节问题。一些重要历史人物的生活细节，特别是有关半岛长生秘术、不无淫邪的某些记录，读来令人不安。经过再三斟酌，我又听取了几位专家的建议，最终还是保留这些内容。还有，因为原稿采用了古旧文法，实在太艰涩了，这就需要在尊重原意的基础上从头译写和整理。

如读者想做更深入的研究和解读，即可按照全宗编号，到档案馆查找那份晦涩的原件。

第一章

—

作为声名显赫的季府主人，我对这个身份已经有点心不在焉了。但自己是半岛和整个江北唯一的独药师传人，背负着沉重的使命和荣誉。在至少一百多年的时光中，季府不知挽救和援助了多少生命。在追求长生的诱惑下，下到贩夫走卒上到达官贵人，无不向往这个辉煌的门第，渴望获得府邸主人的青睐。

父亲离世后，我就成为那个最尊贵最神秘的人，接手人类历史上至大的事业：阻止生命的终结。越来越多的人将这看成一个谎言或神话，但更多的人还是认真记取种种诠释，认为这起码是有益无害的：即便不能永生，至少也可以长存。

我作为第六代传人，有着无法掩饰的野心：着手整理季府大事记，将养生术的部分独立出来，给家族中九十岁以上的长寿者单独立传。我发现这其中有三位的确活过了百岁，另有两人一生都没有犯错，最后“仙化”了。

为证明这个家族所拥有的神秘能力，保持她巨大的无可比拟的荣誉，我先后走访了无数人，查看了不同的志书。可惜各种无法坐实的传说仍旧居多。好在几位先祖最后的逗留地还在，我一遍遍去那儿瞻仰和怀念。那是临海的一处海蚀崖，面对虚无缥缈的渤海与黄海分界线，雾气缭绕。先祖当年就站在这个崖上，最后看了一眼美丽的半岛山川，纵身一跃，成为不朽的仙人。

确认永生者的行踪成为我的重大责任。榜样的作用在于切近的说服力，我为他们的一生事迹亲手绘图并作出详细注解，先是油印成册，后又试过铅印，最终找到了半岛地区仅存的一家石印所精工制作。

我在这个过程中发现了季府的宿敌。这个人住在同一座城市，活动范围大得惊人，迈动那双不知疲倦的脚走遍了大江南北。此人自然也是一个养生家，曾为季府老友，一度与父亲来往密切，最后才决裂分手。他叫邱琪芝，曾与祖父一起下过棋，推算起来也有一把年纪。

邱琪芝生在富裕之家，一生倾心于长生修炼。传说他的府邸中设有考究的丹房，修持也算清苦。此人诋毁季府，用语辛辣：所谓“秘传独方”不过是季府用以聚拢人脉的东西，目的全在于拓展实业，“独药师”不过是浪得虚名。

我相信父亲在世时不可能对其一无所察，之所以充耳不闻，皆因为心思用在其他方面。他当时忙于为革命党筹措银两，家族实业尚且无暇顾及，又岂能理睬这些谤言。先人已逝，时至今日，我知道从头维护家族荣誉的时刻到了。我需要蕴蓄足够的勇气，直面这个可怕的敌手。

这样的时机终于到来。那天我未带一个仆人，独身一人，好像单刀赴会。

邱琪芝那会儿正在静坐。几乎没有人可以直接进入他的私宅，我却被破例应允。由仆人引路，穿过几道曲折回廊，踏入一个生满橡树的后庭。当中一间小小草寮，一个扎了马尾辫的人坐在蒲团上，正以掌抚面。我待他双手挪开，以便看清这张可憎的面容。大

约三五分钟之后，他双肘垂下，一对细长眼缓缓睁开。

我清晰地记住了那个瞬间，很久以后还对袭来的惊讶难以忘怀：眼前绝非一位百岁老人，看去顶多六十多岁，不，或者只有五十余；面庞无皱，几丝白发，颜色滋润。他轻轻扫来几眼，很快对来人失去兴趣，眼皮垂下了。

我开门见山连连发问，用语犀利。他依旧垂目，纹丝不动。这样挨过一刻才问：“多大了？”“十九。”“好一个血气方刚的少年！”他站起，捏捏我的肩膀：“我算是你的父执辈了，其实还不止呢。第一眼想起的是你爷爷，我们一起下棋，我赢过三局。”

我不吱一声，好像在听黑白棋子落下的脆响。那声音若有若无。这样静默一两分钟，他再次开口：

“你谈的这些也太麻烦，来日方长，咱们留待以后罢。孩子，我今天只想告诉你，我们是朋友不是敌人。我们有个共同的对手，它就是那个西医院，麒麟医院。”

二

与宿敌的第一次交锋就此告终。我许久之后回忆起来仍觉得不可思议：他仿佛施以魔法，瞬间将一头冲力十足的牛犊安抚下来。当然我心中的愤懑仍未平息，一切还需时日。也许时间才能解决最棘手的问题。

他说得对，那所教会医院才是我们的共同对手。该院隶属美国南方浸信会，自新教在半岛登陆以来，历经三十余载，筚路蓝缕，而今已有两处规模颇大的教堂，还兴办了学堂和医院，成为该地区

最隆盛的存在。几乎所有头面人物都将孩子送入洋学堂，生病则去西医院，渐渐酿成风气。麒麟医院不断传出惊人神技，比如通过手术让盲人复明，让气息全无的人死而复生。这一切都加剧了传统医学的沦落，动摇了半岛人苦苦培植了几个世纪的信心。如果不经提醒我就不会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：整整多半年的时间里，几乎没有几个显要人物进出季府药局。

像父亲一样，我越来越厌恶府中的烦琐实务，它们悉数交由府上老人打理。除非是极紧要的事项，主人一般不被打扰。在他们眼里我是一个清闲无为的少爷，一个作风虚浮的主子，并未体察时代变局，也不知季府正面临艰难的赓续与抉择。作为一个新的掌舵人，我已经太疲惫了，仅仅是驱除头脑中的嘈杂就要耗去大半精力。

我承认，那一天邱琪芝的及时点拨让我心头一悸。后来凡有机会我即痛陈西医弊端，在季府所有老友中申明立场，守护传统。我知道危机感由日渐式微的季府药局开始，已延伸至更深更远。我不想做一个心胸狭窄的诋毁者，而是要更加深入地追究源头义理。有一天我与邱琪芝在街头不期而遇，他不容我寒暄，短促而严厉地盯来一眼，嘴角瘪着扔下一句：“做得好！”说完，头也不回地离去了。

在后来的日子里，我从这个宿敌身上发现了一个奇异的世界，这个世界据说父亲只踏入半步又撤回：一半因为繁忙，一半因为厌恶。父亲不能容忍与季府恪守的理念相冲突的一切，无论它隐蔽得多么巧妙。邱琪芝从根本上怀疑季府那些丹丸，认为它们于事无补；还有极精微极严格的吐纳术，也被其质疑。邱琪芝来往

于大江南北，广采博闻，深研典籍，创立学问，据说比半岛上几千年前的方士有过之而无不及。那些方士们在中国历史上既大名鼎鼎又臭不可闻，如骗过秦始皇、带走三千童男童女远涉东瀛的徐福，在咸阳城被坑杀的那些倒霉的家伙。

我在十七岁之前已经读完父亲交与的有关于“内丹”的藏书，毫不费力地完成了从虚静到内气周流的功课。我能够在双目垂帘的任何时刻，在仰躺或半卧，甚至是缓步行走中，让无形之气恣意流贯。如果我愿意，闭上双眼就可以感受内气怎样伸长了柔软的触角，小心地攀着背部一个个圆润的骨节往上爬行，翻山越岭，蜿蜒向前。我以内视法即可透视各个器官的精巧形状，以及荧荧闪烁的不同色泽。它们或愉悦或懊丧、经过一阵休眠醒来后的慵懒及顽皮表情，都在我的洞悉之中。我与它们建立了深长的友谊，却又不失威严，能够在肃穆的瞬间让其一一振作，像士兵一样挺身待命。

三

无须讳言，季府的生命重地即丹房。在曾祖父之前它是一个颇为显赫的存在，那是一处高耸的碉楼，里面有通宵达旦的神秘烧炼。至祖父开始这熊熊炉火才一点点熄灭，而今只余下冰冷的灰烬。后来的丹房其实就是药局作坊，独药师隐于其中一间密室，小心翼翼地操作，严格遵循古老义理悟想运思。由祖父做出的伟大变革即引进气息周流学说，最后竟将其与丹丸并列，视为不可缺失的仙鹤之两翼。就此诞生了一方静谧独守的领地，它只属于季

府老爷一人。我继承了祖上这间密室，却无法忍受它的幽暗昏沉。经过一次次小心谨慎的改造，它如今已变得明畅了许多。

我在这儿冥思和猜悟，常常想到一个人，想他的语气和形貌，他的用心。

这个人就是邱琪芝。对季府而言，此人从过去到现在都是一个奇异的存在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他竟然让我从敌视到忍受，再到惘然，继而痴迷起来。我们之间产生了某种源自幽深学问底部的友谊与信赖，这就令我渐渐怀疑起父亲，为早逝的先人惋惜：他大半因为误解和急躁而入迷途，既伤害了自己的修持，也错失了一位伟大的朋友。

如果父亲晚年在交友方面能够稍稍调整，也就不会犯下那些大错了。我对这一切暂时还未能一一认定和鉴别，但显而易见的是，某些可怕的选择导致了他的早夭，只活了七十四岁。对于独药师来说这寿命本身即不可饶恕：让家族蒙羞，令颜面扫地。

父亲的过早去世始终成为邱琪芝手中的一个把柄。他在我面前只有一次提到了这一点，但我们俩只要在一起，他抬头瞥来一眼，我就能从那双长长的外眼角里看出对父亲的怜惜。我越来越无法怀疑这个长者的纯粹以及仁者的品质，甘愿让他引领，以纠正父亲那一代形成的可怕偏离。我身上鼓荡着一种责任，而且日益炽热。自此以来，我明白半岛方士们几千年开拓的事业不仅没有湮灭，而且还在暗中生长。这个世界秘不示人，它绝不会显现于声名巨隆的庙堂，而只存于顽强执拗的个人。邱琪芝掀开了一角，已让我震惊不已。

我知道，一个十九岁的少年如果是一块好钢，还需要数次淬

火。我仿佛看到自己的赤体浸入不同的液体，激起泡沫四溅，直到颜色暗淡，那只夹住我的铁钳仍不松开。这个由宿敌变身的导师双目微眯，不动声色，一根马尾巴默默低垂，正紧紧握住钳柄。他问道：

“‘吐纳’是气息的周流，它无形无迹；‘餐饮’又是什么？”

“那当然是吃喝了，就是每天进食。”我答道。

“你说的是‘膳食’，这也重要。这里的‘餐饮’是指人的一生一世，如何用眼睛看取周边世界。”

我按住惊叹：“看什么？”

“什么都看，人，花，云彩，你能想到的一切。你用什么目光去看，结果也就不同了，这就是‘餐饮’。‘膳食’不用说了，还有‘遥思’，就是人该怎么想事情。概括起来说，‘吐纳’是气息，‘餐饮’是目色，‘膳食’是吃喝，‘遥思’是意念。你先把这四样弄熟，然后才算入门。”

我那会儿只听得懂极少的部分，心里却充满好奇和感激。我知道这完全出自一个无私而高尚的灵魂，他深知我正处于一个危险时刻，担心伟大的传承会随时终止。他无比痛苦地指出一个事实：整个半岛已在长达一百四十年间没有出现过一个真正的仙人！我听到这里再也无法沉默，脱口而出：“不，不对！我们祖上至少有两个！”

我大声喊过之后，有一两分钟的寂静。他看着我，抚一下我硬僵的头发，脸转向窗户。这样过了四五分钟他才吐出一句：

“你那两位先人，都是因为女人，跳崖身亡了。”

那一刻我的泪水夺眶而出。愤怒和惊惧让我双拳紧握，全身

颤抖。但我说不出一句话。接下去就像第一次见面，他叹息着拍拍我的后背。我嘴巴张开，露出了坚实齐整的一排“马牙”。邱琪芝摆摆手：“算了，我不该说破。”

我心里恨着那一场谈话，但好像并不太恨邱琪芝。我们继续往来。他吸引我的东西太多了，就因为令人着迷的这一切，我暂时还不会离去。午夜想到自己的韬晦和隐忍、这种无处不在的功利主义，时有自责。可是他真的侮辱了我们家族里两个显赫的祖先，这等于将我精心修订的石印族史撕掉了两页，好比釜底抽薪。

以前认为“吐纳”是烂熟于心的，与对方相处日久才恍然大悟，那实在只算一点皮毛。这使我愈发相信他关于父亲的论断：过于相信那服独药了，说到底它不过是支援生命的一种外力，并未牵涉生命的根本。我心里多少能够同意，只是出于家族自尊及其他，当面没有附和。

我与之相识的第四个年头，叹服逐步淹没了最后一丝疑虑。总之我们已由宿敌变为朋友，渐渐能够一起谈论养生，还有其他无法穷尽的一些话题。我全面投入新的修持，身心予以强烈回应，好像新生般地面对了一个焕然一新的世界。当然这个世界是向内打开的，外部世界简直糟透了：半岛惨案一桩连着一桩，革命党的暴动正经历第十二次失败，土匪们不断制造绑架事件，一些豪门大户正酝酿逃离。清廷摇摇欲坠，驻守半岛的兵士变得嗜血。邱琪芝面对可怖的时局说了令人难忘的一席话：

“凡乱世必有长生术的长进，春秋魏晋莫不如此。我们如今又进入乱世，这样的年头除了养生，不值得做任何事情。只有生命危

在旦夕，才更加明白生命的宝贵。”

我半晌不语，因为这让我想起了父亲的遗言。看来两个对手至少在这方面达成了一致。

四

在那个诸事顺遂的春天我正好二十四岁，接下来却经历了一生最大的挫折。我可能永远都搞不明白：这是命中必有的一个关卡，还是无比老辣奸诈的江湖术士设下的圈套？我不知他这样做的目的何在，也想不出以他的胸襟与气度，竟会如此卑鄙地加害后生。这个涉世不深的人对他是如此地信赖与忠诚，已毫无保留地将自己和家族事业托付于他。

起因是我在这个春天里患了一种罕见病症：下腹发烫以至于烧灼，焦躁难耐，极度渴望什么却又无以名状。我不知这是否因为过分沉迷典籍及其他。我的生活过于单调了，或者单调得还不够。我没法让自己安定下来，双目烧灼，长时间干枯无泪，说不定什么时候又会双泪喷涌。下体胀痛，牙齿磕碰，有时一连几天难以安眠。

邱琪芝看着我，沉默一会儿说：“这是人生必要经历的一个阶段，趁着强烈的欲念还没有把你烧成一把灰，就赶快行动起来吧。说到底这还要求助于他人，你自己是做不来的。好的‘合作者’是这样重要，不可或缺，这需要的是一些品质高尚的人；这些人可能个个都被误解，却又在所不惜，因为他们从心底明白要做什么。一旦开始了则容易许多，要顺藤摸瓜走下去。这中间少不了我的点拨，既不至于走火入魔，又不会劳而无功。那些好人会慷慨相助，

只要你心存感谢就行。”我实在等不及他的饶舌，就迫不及待问一句：“这些人是谁？”邱琪芝挠挠头皮，把垂到胸前的马尾辫轻轻荡开，回答：

“姑娘们。”

我的脸烧起来。我将后背转向他，心跳如鼓。我知道他在说什么，以前不知拒绝了多少桩婚事，因为这对我是一件极为审慎的大事。我的事业需要自己过一种严整的、白璧无瑕的生活。这一点季府的人全都理解，他们每个人都领略过我这副严肃的面容和坚毅的决心，知道步入成年的老爷重振家族的雄心压倒一切。他们甚至怀疑我会终生不娶。当我说出这些时，邱琪芝给予严厉驳斥，说这是多么软弱肤浅的见识，这将让我付出巨大代价，也许要弄到前功尽弃。他试图以无懈可击的义理说服我，尽管得不到一声回应。仿佛他一切都了然于胸，不久就指派了一个“合作者”，当然，那是一位异性。

这个可诅咒的春天很快消逝得无影无踪，然后又是夏天和秋天。冬天来临时我的导师稍稍放松一些，在炭炉旁一边与我促膝长谈，一边做出不乏严厉的指点。我发现自己走入不可穷尽的长路，面对了难以完成的任务。可对方还在奋力着鞭，仿佛已经到了关键时刻，稍有懈怠即前功尽弃。

在长达四年的时间里我已走得很远，走到荒漠深处，没有绿荫也没有水。我病了，一直咬紧牙关坚持，就像一个尾随骆驼的人。当骆驼趴下不动，我的死期也就到了。我相信自己一口上好的“马牙”就在那段时间里受到了致命损伤。我枯目大睁，渴望一滴甘霖垂下。我哀求导师：“我要停下，我真的不能再往前了。”